

凡/人/素/描

怀舅



陈劲

怀舅七十寿辰到了,我们三姐弟与父母同去祝贺。闹热的酒席过后,我们聚拢在怀舅身边一起叙旧畅谈。

“耽误你们的工作了。”怀舅一脸实诚。我们三姐弟都喜欢怀舅,源于他说话和气,真诚待人,对我们舍得用心与付出。

“怀舅,我们怎能忘记您对我们的好呢。”姐姐由衷地说。当年母亲生下她时,家里缺柴禾,怀舅牢记外婆叮嘱,背米步行二十多公里来看望,又到山上遍坡找。接连半月,直到房前屋后都堆满才回去。那时怀舅还不到15岁,双手打起血泡。哥哥接话说,小时候最喜欢往怀舅家跑,吃饭时他碗底还时不时有惊喜,不是喷香的几片腊肉,就是一个煎鸡蛋。

我呢,最爱听怀舅细声细气说他小时跟在母亲身后爬坡上坎帮家里干活,以及母亲清晨打着火把上学、中午将就吃冷饭、下午顺路拾柴回家的励志故事。对我,怀舅同样用心颇多。记得我大娃满月不久住在外婆家,怀舅听此消息,专程背上积攒下来的土鸡蛋绕道十余里山路去看望母子两。

十年前,怀舅在城里一家工地作业时突发脑梗,还好工友们发现及时。当时,我刚好购车,急迫地载着母亲和妻子去探视。怀舅暗淡的脸色和微弱断续的话语,真叫人心疼。后经中西医疗,怀舅如今已能独立行走,步子虽慢,但很稳。

“怀,就是心好实诚。”母亲总是这样称呼怀舅,“你一辈子受苦太多,但总算一生平安。”

“好人肯定一生平安,更何况像你们怀舅这样的好人啊。”父亲的话我们深表赞同。因为我们知道,怀舅和母亲并无血缘关系。换句话说,怀舅是母亲“异父异母的亲兄弟”。当着亲人们的面,年近八旬的母亲再次回忆起了自己的身世和与怀舅深厚的“姐弟情”。

母亲幼年遭遇家庭变故,随改嫁的外婆至怀舅的伯父家生活。外婆后来生育的子女不幸夭折,又执念家中最好有两个孩子,以便住后好有亲人帮衬,便从现婆家兄弟中过继了诚实本分的侄儿,也就是怀舅来与母亲作伴。怀舅亲生父母及他本人也是愿意的,因为当时外婆家的境况相对要好点。外婆想得太过周到,把几十年后的事情都考虑到了。这样的家庭环境,无疑给了母亲相对完整的关爱。加之外婆有些文化,节衣缩食地逼母亲和怀舅去山外读书。

“人与人的感情真不真、深不深,原来是能超越血缘的。”母亲的话让我又回到了从前。

“老爹,今天日子好,亲人们都在,我们来张全家福。”已事业有成的二表弟掏出了手机,眼里闪着泪光。一直静听大家说话的怀舅看了看母亲,又环顾左右,脸上溢满温情。

(作者单位:万盛经开区档案馆)

往/事/回/首

她的村庄她的城



安卡

醒来,屋外有几声轻细的鸟叫,仿佛很远,像来自乡村最高的山头,那声音让她愉悦。没有一刻犹豫,她翻身起床。

木门半掩着,屋外是雾蒙蒙一片。走出大门,一阵冷气袭来,她不禁缩了一下脖子。母亲正在弯着腰清扫屋前的坝子,大扫把一声声划过地面,她的心情一寸寸变得欢快。母亲发现她已起床,搁下扫把,笑着进屋给她张罗早饭。和之前的每一次远行一样,母亲会让她吃得饱饱的。

背着简单的行李走出家门,大雾依然浓雾地散漫在乡路。十几里的乡路,她越走越暖,踏上去重庆的长途客车时,额头甚至冒着细细的汗珠。

车内拥挤,没有空座位,她迅速抓住椅子靠背支撑,然后新奇地在车上张望。客车启动,她差点向后倾倒,但她像个不倒翁一样迅速站立,还忍不住笑出声。仿佛客车就是一个供她玩耍的玩具,毕竟,她只有十岁。

她七岁时第一次走向大客车的情形,至今清晰:牵着母亲的手,走在乡村的小路上。清晨的露珠带着好闻的清香,朝阳从侧面洒下来,母亲的影子包裹着她的影子,她故意跳着往前一步,她瘦小的影子便显露出来。

母亲拉她上客车的那一刻,她并不知道要去哪里。去哪里都好,大客车载着人们在公路上飞驰,把所有乡村的山和田野作物全部抛向车后,连卷起的尘土都是另外一个世界的美好。那一路,她和客车一起路过一个又一个乡镇,路过一个又一个车站,车上的人们被摇晃着睡去又在摇晃中醒来,她却觉得这客车是大型的摇篮,但兴奋让她没办法入睡。最后,她和母亲到达了父亲在重庆的工作单位。

她曾听父亲提起的重庆,是高楼,是美食遍地,是工厂,是商品,是热闹。站在乡村的小山坡,她会常常望向远方,外面的世界是可供她任意想象的世界。而今当站在这个想象的世界,她感觉新世界来了。

站在重庆城市的街头,她贪婪地呼吸,不停地张望。街头巷尾充满了各种美食的香气,着工装的人们洋溢着泥土之外的笑容,水泥与砖头砌成的高楼比她想象的还高,玻璃幕墙反射出耀眼的阳光,让她感到自己仿佛置身于又一个巨大的梦境中。

这是父亲的城市,以后应该也是她的城市。不过一个暑假,她已经把附近的溜冰场、街机游戏、旧书摊、公园、废弃铁路逛熟了。这是乡村没有的新奇玩意儿。她像海绵一样吸收着城市这一切。待回到乡村,她就喋喋不休地向小伙伴炫耀,小伙伴就好奇又茫然地听着。

此后的假期,母亲要忙于家务,她便独自一人去父亲的重庆。她只需记住客车上的线路牌,记住中间站和终点站的地名即可。这一次,她依然独自上路,带着寒假的凉风。

客车依然颠簸地穿行在公路,在各个车站停停靠靠。她站在那条T型公路口等车,风灌进脖子让她打个冷战。她的旁边,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跳着脚问:“妈妈,好冷哦,我要去重庆城里买滑雪衫。”身边的妈妈蹲下来捧着小男孩的手不停揉搓:“要得,我们去解放碑买。”噢,原来,她以为的“重庆城”,在他们眼里,并不算“城”,解放碑才是。她想,几年来一直在中间站下车,从来没去过前方的终点站,是解放碑么?是又一个新的世界么?她想和这位妈妈聊聊。还未启齿,一辆车来了,母子俩上车走了。她站在风里,有一些失落。

到达父亲的住处,父亲赶紧放下手中的活,将手上的油擦了又擦,走过来捧着她的手。父亲的大手很温暖,她的手一会儿就热乎了,所有的凉意也都消失。

她还没见过雪,她问父亲“滑雪衫”是什么,很时髦吗?父亲和一帮叔叔、阿姨笑着说,明天带她去买。那一晚,她都做一个梦:牵着父亲的手,在解放碑的街头,在有滑雪衫卖的商场,迟迟动不了步……

那一年,重庆下起大雪。她拥有了人生第一件滑雪衫,红色的,有拉链的,是光滑面料的,厚厚的,轻柔的,可两面穿的漂亮衣服。她的整个冬天乃至次年春天,她都坚持穿着火红的滑雪衫走在上学的路上,她是那个村庄最热烈的小孩。

(作者单位:合川区美术馆)

诗/绪/纷/飞

这个人,那棵树

杨怡霖

这世间有很多很多的树
像你一样没有自己的名字
从来都被叫做那棵树

于是我走了很远很远的路
去寻路尽头的那棵树
无名的我想命名无名的它

我想用山林为你命名
你说山林广茂,我只承其一
我想用江河为你命名
你说江河奔涌,我唯能站立
我想用天空为你命名
你说天空高远,我如此低矮

但我终于
仰望的一生看着那棵树
将自己蜷缩进它的怀抱
在沙沙轻响的树叶声中
它叫我:这个人
我叫它:那棵树

很多很多年过去
我和我的根一样葬于这片土地
那时又会有很多无名的孩子
在我们的怀抱里嬉戏
来看这个人,那棵树

(作者单位:成都文理学院)

城/市/漫/记

城中春

唐御伦

城市的春天藏在钢铁森林的夹缝中,不像广袤乡村的春很是热闹,鹅黄新绿漫山遍野,桃花李花樱花应接不暇,蛙声虫鸣鸟啼此起彼伏。与鹅岭隔嘉陵江对望的北滨路繁花似锦,月季、杜鹃、三角梅、波斯菊纷纷登场,人行道旁,花园里,玉兰、早樱、山茶、红叶李最是明艳,但开得盛去得也快,也少了连点成片的气概。至于蛙虫飞鸟,公园、小区的树林中应是能够寻到,可身处城中心的人都只能听到车流的喧嚣。

我在重庆的老城区上班。老旧办公楼下有棵桃树,孤零零立在花台的方寸泥土中,只在一夜间,光秃秃的枝头遍开桃花,再过几日又花消残红了。那树桃花在高楼丛林里妍丽又渺小,就像偌大城市里的盆景,却是春天的缩影。还有些春景是不经意弄巧的园林,春深之时,恰在办公楼的高处能见到深绿中一片浅紫浮云。若你专程从楼下走过,故意寻找,却又见不到紫云的星星点点。但坐在洞亭火锅门口排队的幸运儿,可能会遇到零落的云朵,那是初谢的紫色梧桐花。这些精致的盆景,园林就在那里,你看到多美就是多美!

春的载体无一定之标准,有的非同寻常,因而慧根还是要有的。飘洒的花雨在重庆极少见,遇得飞叶已是幸运。下学的孩子遇到一阵和风,卷起蓝花楹的细叶飞舞。孩子们冲进飞叶里随意比划,仿佛自己也是一片随风起舞的叶子。女儿在风中一抹刘海,笑着大声说“春天好漂亮!”周末,阳光斜照入窗来,梳妆台上的浮灰,手印格外清晰。我浸湿了白毛巾,一一擦拭。展开清洗时赫然看到,一道道浅黄花粉在毛巾上绘出了一叠叠浪潮。本以为是时光的尘埃,哪知却是春的信使。当然,有些慧根不在脑子里,而在基因里。他们即使没有看见花的娇艳,没有闻见十里香,春也会通过某些方式,比如咳嗽、发痒,使他们得知春的消息。这叫过敏,慧根太强,因此对春天的感知过于敏锐了。

隐藏在街巷深处的菜市场,是城市里的美食秘境,这里的美味总是其貌不扬。春寒料峭的清晨,依巷子而设的菜市场人头攒动,一张透明塑料布在地上铺开,各种时令蔬菜便在这里轮番登台。有的“主角”会在这里驻留一周或更长,比如折耳根、嫩胡豆、新洋芋等。有的出现两三个早上,比如椿芽、春笋等。有的随机出现毫无规律,比如野葱、洋槐花。各色时令蔬菜,应时节而生,随时节而去。想和它们相遇可偷不得懒,坚定而执着的“好吃狗”,才会有幸从这里品到春的味道。

美从来不是一个标准答案,春天亦然。正如朱熹那句“等闲识得东风面,万紫千红总是春”。城市的春天可能是那道紫也可能是那道红,你总能从那里窥探到城中春的美好。

(作者单位:重庆市总工会)